久别的情书

□付琢策

一封久别的情书
寄出了好久,我曾发给春天
燕子行了万里,一路难遇
杨柳风拂过卧龙湖上
我杵在岸边发愣许久
一簇烟波,
起伏不过是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一个人执拗
徘徊在初次相遇的巷口,
我记得
巷口边第二家,扣空的门里
那盏结了蛛网的总是不见昏黄
我问跪倒在地的门当,
你在何处
户对不在这,除此便默不作声
墙上呛人的邮袋,
貔貅般只进不出
春天和燕子还是办事的
一沓子杳无音讯,有的泛黄,
有的留了白
有的时髦烫了卷,
有的躲着不出来
我放过等待的邮袋,踩上门当
扒上你家墙头,风吹过来
我像乍暖还寒的草,
一个激灵,一个冷战
像做贼心虚的门当一样,
摇摆不定
户对呢?户对吗?不,户对!
好奇心总会让我心存侥幸
顺着电线向院子里伸展,
而后溜进屋子
揉花了眼睛,借着一轮月色
打量在你手上,是否
拆看一封,久别的情书



梨影留痕,念我葛公

□葛菊英

一张微微起皱的黑白老照片,静静压在相册深处。两舟大船乘风破浪,载着一代人朴素遥远的向往。端坐正中的老人是我的爷爷葛公,葛字乡音里读噶,是满族人家世代传下来的读音。他一身黑色半截大衫,雪白的衬衣露出些边角,头上扣一顶布帽。右边是哥哥,手捧着书。左边扎着细撅辫,一脸懵懂的小女孩,便是年幼的我。这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留存下来的影像,深藏着一段宽甸古楼子乡温柔厚重的旧时光。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月,照相是一件无比奢侈的大事。古楼子乡深藏在群山之间,一条鸭绿江水分割中朝两国。乡里是没有照相馆的,要拍照就得早早动身,辗转去往丹东(爷爷奶奶口中的安东)。路费、照相的费用,当时也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开销。大家庭里孙辈不少,爷爷任凭其他儿媳不满,依旧打定主意,领着我们兄妹二人留下此生极为珍贵的一瞬间。

后来听母亲说起照相那天的光景,爷爷早早起身,让母亲给我和哥哥换上平时不舍得穿的衣裳,让哥哥小心翼翼地揣着书,搭上每日唯一一辆通往丹东的老旧客车,到了照相馆,绘着大海巨轮的布景让我十分新奇,又有些胆怯,是摄影师拉着我和哥哥站好,吩咐我们站稳,定格瞬间,岁月也在此封存。相纸要等许久才能取回,拿到照片的时候,全家人都围过来瞧。叔婶依旧颇有怨言,觉得爷爷偏心,可爷爷并不过多解释。

爷爷在乡兽医站工作,背着那只用木板钉成的沉重医药箱走遍了乡里的山山坳坳。谁家牛马染了急症,夜里来叩门,他都拎起药箱便出发,翻山越岭出诊是常事。我总爱等爷爷出诊归来,卸下药箱,把路上采的野花或者顺路摘的野果塞给我,然后走到院子里那棵老梨树下喝茶。暮春时节,一树梨花如云似雪,簌簌落满枝头,细碎的花瓣随风飘落在肩头、膝头。树下摆着一把老旧的藤摇椅,藤条已经松垮,多处用细麻绳捆绑加固。爷爷就稳稳坐在摇椅里,捧起那只竹皮暖水壶,慢悠悠倒出一杯热茶,安安静静坐上大半天。茶香混着梨花淡淡的清芬漫开,山风穿过梨树的枝叶沙沙作响,便是我记忆里最安稳的画面。

奶奶姓依,也是满族,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小时候玩耍要离奶奶远一点,不然一碰就是一个趔趄,但是奶奶从未打骂过孙辈。奶奶常说,人要存善心、要积德,你爷爷一辈子守着兽医站,救过数不清患病垂危的牛马猪羊。寒冬深夜蹚冰水去邻村救治病牛,烈日下蹲在圈舍一连几个小时照料难产的母畜,那些眼看救不活的牲畜,经他医治,又能重新站起来下地劳作。奶奶说,你爷爷救了万千生灵的这份仁德,会护佑着家里后辈平安顺遂。

岁月匆匆流转,每次捧起这张泛黄的相片,心底依旧融融暖意。我渐渐读懂爷爷当年的坚持,那不是偏爱,是一份深沉无言的疼爱。

老家青山依旧,春风来时,漫山莹白的梨花,爷爷在树下饮茶的身影,穿行在乡路出诊的脚步,岁岁年年,不敢遗忘。

投稿请登录
辽望迟桂花频道

相关咨询
请加小编微信

摘满一筐故乡甜

□高金亮

我的家乡在刘杖子,每到初秋,山里的风便裹着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整座山野最鲜活、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天呈山庄的葡萄园。漫山的葡萄架顺着缓坡层层铺开,浓密的枝叶层层叠叠,织成无边的绿帐,遮住烈烈秋阳,给整片山坡撑起一方清凉。

记得小时候,葡萄挂果的时节,是我一年里最期盼的时光。一到周末,我就蹦蹦跳跳钻进葡萄架下。

脚下是松软温热的山地黄土,踩上去绵绵软软,走几步裤脚就沾满细碎泥星。黝黑苍老的葡萄藤盘绕在架杆上,纹路深刻,藏着岁岁年年的风雨。串串果子隐在绿叶缝隙里,裹着一层薄薄的天然白霜,紫润饱满,沉甸甸压弯了枝头。

那时年纪小,不懂细摘,总是踮着脚直接拽果串,偶尔扯断细嫩枝蔓,被长辈轻声叮嘱。我也不放在心上,只顾摘一颗塞进嘴里,清甜微酸的汁水在舌尖散开。架下凉风习习,树叶沙沙作响,小小的竹筐、满身的草叶泥土,藏着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欢喜。

慢慢长大,为了生活外出谋生,常年在外奔波闯荡。在北京繁华的都市,生鲜市场、超市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葡萄,它们品相规整、包装精致,干干净净摆放在冷链货架上,四季都能买到。可我一次次品尝,总觉得甜味单薄、口感寡淡,精致的外壳里,少了山地日晒风养的醇厚,少了泥土浸润的质朴。

忙碌的日子里,常常会想起刘杖子山坡上这片葡萄园,想起架下的凉风、泥土的气息。那一口干净纯粹的山野甜香,隔着千山万水,成了我藏在心底最深的念想,默默慰藉着我所有奔波的岁月。

如今归乡,我再次走进天呈山庄的葡萄园。山川依旧,藤架依然,山风吹过枝叶,熟悉的沙沙声瞬间拉回儿时记忆。我拿起剪刀,学着长辈的样子,一手轻轻托住沉甸甸的果串,一手贴着细短的果柄轻轻一剪,饱满的葡萄稳稳落进掌心,果皮微凉,果粉完整,果香清甜纯粹。

我剥开一颗熟透的葡萄,果肉剔透、汁水丰盈,一口咬下,熟悉的山野清甜瞬间漫满口腔。没有工业催熟的腻甜,只有辽西山地日光、山风、黄土滋养出的本真味道。

摘累了,我静静地坐在田埂上,望着满山葱郁的藤架、串串垂坠的硕果,脚下是踏实厚重的故土黄土。忽然懂得,城市万千美味,都抵不过故乡这一口清甜。

年少时,我在葡萄园摘的是童真欢喜;长大后,我归来摘的是悠悠乡愁。

一筐葡萄,一身泥土,一园秋香,盛满了我的童年,也温柔了我所有的归途。